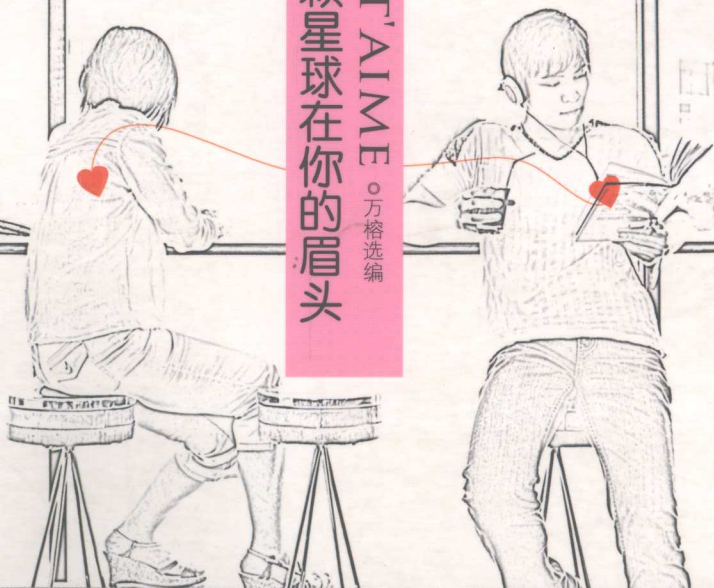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放
一颗星球在你的眉头

JE T'AIME
· 万榕选编



JE T'AIME
你一生中不可错过的
12段爱情刻录纪

十万分之一的幸福在哪里？
宇宙太大，世界太空旷，这个星球上来来往往的人如此之多，
可是，只有遇到了你，我才不会感到孤单。



JE T'AIME

放一颗星球在你的眉头

○ 万榕选编

© 万 榕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放一颗星球在你的眉头/万榕选编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6

(如果爱)

ISBN 978-7-80759-954-8

I. 放… II. 万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87426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26mm × 185mm

字 数: 133千字

印 张: 6.75

出版时间: 2009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陈 丹

特约编辑: 陈 琼 舒 舒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ISBN 978-7-80759-954-8

定 价: 1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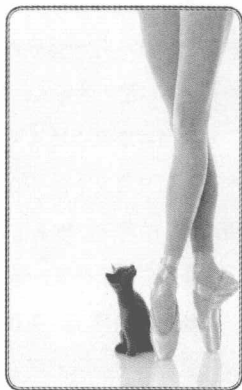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003 在水中央
…卿
- 029 严小心的超市旧爱
…流澈紫
- 041 十万分之一的幸福在哪里
…苏乔
- 068 食草狼
…蔡骏
- 081 异乡茱萸
…明前雨后
- 101 原来爱情睡觉了
…宁子
- 110 谁是谁的彼岸
…默默
- 133 不再让你孤单
…根号叁
- 141 敖德萨冬天的雪
…韦黎丹
- 161 白云苍白色，蓝天灰蓝色
…皎兰筱阁
- 175 麻辣满江红
…陈墨凝
- 205 平静的海与幸福的旅行
…曹威



LOVE

Je t'aime



在水中中央

卿 / 著

黄
昏。

苏越放下已经冰冷的咖啡杯，透过机场大楼那宽大的透明玻璃墙往外望去。夕阳挂在地平线，慢慢地转为沉金色，在一望无垠的机场跑道尽头，突然地又变为深红，很快就要暗了。

夜，就在此时无声降临。

自从来到这个城市，苏越就很讨厌它的黄昏。

有时他甚至觉得，这个冰冷的城市，是没有黄昏的。天突然就黑了，从办公室里出来，街道已经一片昏暗，霓虹灯发出虚假的光与热，街上的行人，带着疲惫与戒备之色来去匆匆。

他站在寒风中拉紧大衣的领口，想着自己的家，那个在南麻布外一间又窄又小的公寓，没有灯光，没有厨房，只有十五个榻榻米大小的房间，堆满了旧报纸和脏咖啡杯。

今晚应该到哪里去喝酒呢？

他想，喝醉了，头昏眼花地回到家，往榻榻米上一摔，就可以什么都忘记。忘记那个满怀希望远渡他乡求学的少年；忘记曾经的激情和理想；忘记他曾经许下的诺言。

孤独的时候，他喜欢嘈杂、烟尘、爵士乐、热咖啡，还有伏特加。

舞台上，黑人乐师在弹电子琴；身边有一对金发的浓妆女子在喝血腥玛丽，番茄汁沾在嘴角，像血迹。又有一个大个子白人，跳上台去，用言语暗示自己十分巨大，有谁不服可上台一比。有人在吹口哨，有女人尖声大笑，灯光乱转，一束射灯最后停在苏越身上。苏越冲台上懒懒地竖了一下中指，做了个粗口的手势。众人皆大笑。

光色迷离。

东京阴冷的冬夜，大概只有在这里，才感觉得到人气沸腾，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被遗忘在这遥远的岛国。

酒吧里很多浓妆如芭比娃娃一般漂亮可爱的女人，一律金色的长长卷发，粗黑的眼线造出夸张的大眼睛，闪耀的青春肌肤和唇彩，穿着刚刚遮住内裤的短裙，慵懒地来来去去，吐着烟圈，妩媚地看着单身的男人。苏越知道她们是做什么的，他早已经过了被艳俗的色相吸引的年龄。曾经也有过那么一两次，他太抗拒一个人回到那黑洞洞的、又窄又小的房间，于是向这些被吸引在酒吧昏暗的灯下，伪装成蝴蝶的飞蛾发出邀请。他以为另一个人肉体的温暖可以抵抗这漫漫的长夜，但当她们窸窸窣窣地穿好衣服，熟练地从他的钱夹拿走所需的金钱，头也不回将他一个人留在午夜的黑暗中时，他感受着渐渐冷去的身边的床褥，开始颤抖。

好像极度寒冷般地颤抖。

不可遏止。

从此苏越懂得，（如果你因为寂寞而去寻求另一个人的抚慰，你得到的，只会是双重的寂寞。）

但是在这一天，苏越看到了琦琦。

他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小礼服的女子坐在吧台边，独自吐着烟圈。一头在东京极为少见的黑色直发，像瀑布一般直垂到腰间。一张素脸，不施粉黛，在这种光线下的皮肤太过苍白，却秀美异常。

苏越一直盯着她看。她大约是感觉到强烈的目光的注视，于



是漫不经心地回过头来，向着苏越的方向瞟了一眼，又漫不经心地回过头去。有一个男人走到她身边向她搭话，她用夹着烟的手轻轻支着头，淡

淡一笑，不理睬也不回答。男人觉得没趣，悻悻地走开。

苏越将面前的伏特加一饮而尽，杯子放回桌面。他站起身。

他来到她的身边。

黑衣女子有点诧异地看着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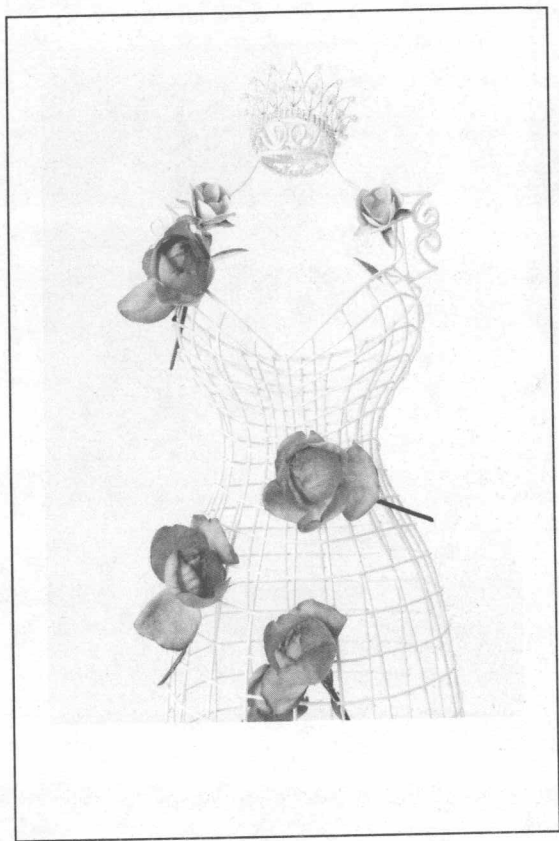
他用日语说：“我能请你喝一杯吗？”

黑衣女子保持着诧异的神色没有变。她的目光，像细刷子一样慢慢扫过苏越的脸。

也许是伏特加的关系，苏越的脸突然热了。正狼狈地打算离开，女子开口了。

在他的身后，他听见标准的普通话的声音：“你，刚才说什么？”

后来苏越才知道，她根本听不懂日本话。



寒冷的黑暗中，他的嘴唇顺着她的脖子一路下滑。她的皮肤，像有质感的微温的玉。吻她的时候，苏越闻到淡淡的香气，

像多种混合的花香一般虚无缥缈，夹杂在她舌间淡淡的烟草味里。当苏越想要仔细品味的时候，香味却消散了。

在那一刻苏越感觉到迷恋，但也仅仅是那一刻而已。

一整晚她都握着苏越的手，仿佛比他更害怕黑暗的人是她。她的头发像柔软的云一样缠绕着苏越的手臂，他感觉到她的呼吸，还有轻轻的呓语。那一整晚，苏越都感到温暖。

第二天早上是在四溢的咖啡香气中醒来，他看到她皱着眉头，光着脚坐在地上，用他的尘封了多年的豆浆机在煮咖啡。看见他醒过来，她露出有点难为情的笑容：“我找不到你的咖啡机。”

在清新的晨光里，她年轻的脸颊光洁发亮，带着一点和昨夜完全不同的纯真气息。

苏越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到四周，突然脸红了。独身男人住的屋子，乱得一团糟。

“没关系。”她感觉到了，若无其事地说，“我从前住的地方更乱，乱得你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找不到。”

豆浆壶里的咖啡沸了，发出噗噗的声音，她猫下腰从屋角那一堆咖啡杯里仔细地挑选，打算找两只比较干净的，苏越不顾光着身子扑过去，夺下她手里的杯子拿到洗手间去洗。

身后传来她的笑声：“你慌什么？这是咖啡杯而已，又不是内裤。”

这一句话提醒了苏越，他手忙脚乱地将洗手台下那一堆囤积的内裤统统塞进了垃圾袋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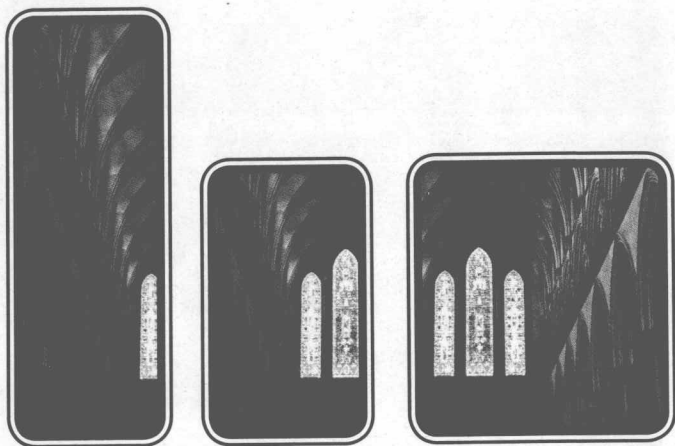
很久以前苏越看过一本书。书里说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，他觉得那女人就像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，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。对苏越来说，琦琦正是如此。

她就那样顺理成章地住进了他的家里。除了那一身黑色的小礼服，她什么也没有。她是花蕊里的捣蛋姑娘，她是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。苏越看着她，穿着他的宽大的衬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她那双柔软的赤脚像是踩在他的心里。到了夜里，她像猫一样蜷缩在苏越的左侧，发出轻微的呼吸，那是像猫睡着一般的微弱的嘶嘶声。苏越紧挨着她，把头埋进她脖子与肩头之间的位置，很久很久。

之后的记忆，几乎可以说是甜蜜。

星期天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在屋子里做扫除，他负责把垃圾分类扔掉，她用毛巾包着头，拿一把大扫帚拍打着墙壁，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屋子，细小的灰尘像珍珠的粉末般在光柱里飞扬。

小屋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苏越买了一只小煤气炉，天气冷的时候，他们围着锅边吃“shabushabu”。下了班回到家，他在楼下仰头看到自己房间的灯光，无端就会觉得安心。他知道她正在灯下，用匙羹认真地搅拌着一锅煮开的汤，她的身边，摆着切开



的红萝卜，洗干净的生菜、冬菇，还有红红的牛肉片。

她认真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，那神情是无法形容的专注。

和她做爱时他也会看到这样的表情。她皱着眉，好像不如此无法专注体验两个身体融合的一切细微感动。有时她睁开眼睛，目光迷离地越过他的肩头，近乎无意识地注视他身后的房间，她会呻吟般地叹气，然后合上眼睛。她在想什么？苏越注视着那张迷醉的脸，忍不住问自己，她是否真的觉得满足？

做完爱以后，她会点一支烟，汗淋淋的身体紧贴着苏越，烟草的气息遮掩了她呼吸的芬芳。

这时她会说一点她自己的事。

她的父亲肯定是个贪官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他千方百计将女儿送到日本，盘算着让女儿在日本生根立地，他退休以后再申请探亲团圆。但人算不如天算，琦琦刚到日本一个月，报读的学校还没开学，老爷子就被双规了。财产全部冻结，琦琦在日本的生活来源断了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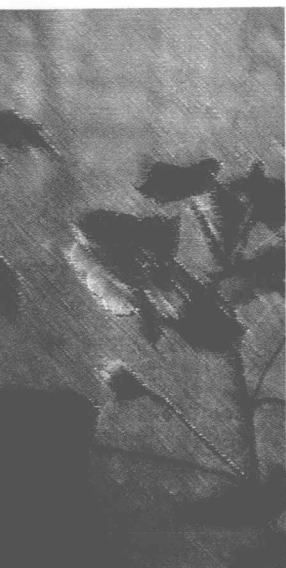
她不会说日语，没办法出外打工，只好靠着仅有的一点钱每天到街口的便利店买一个最便宜的饭盒。就算一天只吃一顿，她仍然戒不掉烟。琦琦说：“我是对自己欲望软弱的女人。”

苏越说：“你是忠于自己感觉的女人。”

肚子饿的时候，她就趴在窗口边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东京夜晚缭乱的霓虹。苏越想，也许那正是每天他下班，带着深重的疲惫和厌倦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。当他茫然地穿行在这个城市的夜色里，他可曾感受到，在不知道的某处，有一双目光近乎无意识地扫视过芸芸众生的生活？

钱已经花光了，房东将她赶到大街上。这时生活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。琦琦每天去买饭盒的便利店老板，突然用充满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对她说，希望他能够照顾她。

原来那个中年男人是香港人，娶了个日本老婆在东京扎了根。几年前老婆死了，两个女儿都在夏威夷读书。他对琦琦很



好，那件黑色的小礼服就是他买给琦琦的。他一心一意想培养琦琦成为便利店的二东家，不厌其烦地告诉她在哪里进货的白糖会便宜一点点，在哪里买的面条可以以次充好。琦琦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一有时间就把这老男人一个人抛在店里，自己穿着黑色的裙子漫无目的在这个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。

苏越问琦琦：“你觉得东京怎么样？”

琦琦仰着头，想了一会儿：“它很……嗯……”

苏越以为她会，它很干净，或者，它很昂贵。

琦琦说：“它很脆弱。”



东京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岛上的玻璃之城。它光华璀璨，却脆弱无比，像折射阳光的冰山，它的角落已在崩溃，仿佛只要轻轻一击便支离破碎。这里人人带着不可知的压迫感和紧张感在尽情挥霍欲望。就如同身在一点点陆沉的巴比伦。

再过了一段时间，琦琦开始学日语。

——你的名字叫什么？

——你喜欢日本吗？

橘黄色的灯光下，她捧着日文书慢慢地读。



洗完澡出来的苏越会点起一支烟，斜躺在榻榻米上，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，不时回过头去看看她。有时她感觉到他的目光，会笑一笑，手伸过来，从他的唇边取过烟，抽一口，将淡蓝的烟雾吹在他凝视着她的眼睛上。

他会笑，会伸手挥去烟雾，会用日语轻轻骂她傻瓜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欣喜。家的氛围感动着他。这样宁谧安详，他几乎想到幸福。

春天来的时候樱花盛开，天常常是蓝色的。

他们一起去芝公园赏樱。增上寺的樱花开到荼蘼，粉白的花瓣像雪一般纷纷扬扬。

琦琦的日语说得好点了，可以和他慢慢地说一些简单的对话。

“阿越君，你快乐吗？”

他用日语回答：“快乐。”

“阿越君，你喜欢樱花吗？”